擁護政府，信仰領袖，舉國一致，抗戰到底！

救亡日報

沫若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四六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

館址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六三一號　電話：九六五二六

報價　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　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廣告刊例　特種（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二十元　甲種（新聞版）念字高每行五角　乙種（中縫）前後版各四方每方九元

徵募讀者自由捐

本報由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集合熱心救亡人士，發表關於救亡之一切言論，報導全國救運消息。惟報紙開支浩大，以同人棉力，殊難支持。本報原爲大衆救亡喉舌，故不得不向愛護本報讀者，公開募集自由捐，捐款直交本館，由館發給正式收據，並在報端公佈。又，本館概不派人向外募收，尚希注意。

本報特稿

從江浙沿海歸來

——國防最前綫的漁民及鹽民

陸詒

從八一三抗戰以來，敵人的海軍，騷擾我們的沿海，美其名曰海上遊擊戰爭，海上封鎖，實際上祇是海盜行爲。在江浙沿海的島嶼，有的被他們佔領，有的也會上陸搜刼。距離上海至長崎航線最近的泗礁島，已被敵人佔用，做飛機裝配零件的地方，也辦的有後方醫院，那些給軍閥驅來送死的敵軍傷者，施行了初步的療治手續後，再裝回他們妻飢兒啼的祖國去。附近的黃龍山，落華山，花鳥山等島嶼，都有敵軍盤踞。那一般島上的同胞，早已飽嘗了奴隸的慘苦，敵人剛剛登陸時，居然無恥的貼出安民佈告，可是那一張佈告的漿糊未乾，便搜刼糧食，（除五穀以外，就是蕃芋都要。）強拉壯丁，替敵軍編木排，做工事，稍一不遂，刺刀直戳在身上，什麼殘酷的虐殺行爲，全幹得出。女人小孩們的命運，更不必談了，婦女被姦污，有的姦死，有的投海自殺，小孩子就是保全了生命，也失去了自己的爸爸和媽媽。漁船，被扣做保護敵艦的沙包，漁民們艱危辛勞捕來的魚兒，也做了那些侵略強盜們的佳餚。

漁民，那些平時爲一般人所不重視的苦同胞，逗留在島上的已做了敵人虎口中的奴隸，在沿海港灣的漁船，也因封鎖而不能出洋捕魚，空着肚子，聽敵艦的砲轟，看敵機低翔而下蛋。『魚兒難捕租稅重，捕魚人兒世世窮。』這還不够描繪平時漁民生活的苦痛！舟山羣島附近的洋面，早已不見『漁船兒飄飄各西東』的景象，敵艦橫行在我們的沿海，海底呼嘯，噴放漁民們鬱積在心頭的怒火！

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近幾年來日本漁船，侵入我們的領海捕魚，常以最現代化的捕魚船，魚網，來打擊我們漁民們的生活。這種糾紛在今年也已有四次，外交部的抗議，調查，漁民們的呼籲，對強盜們都失去了效用。漁民們雖然愚得說不上什麼文化水準，但敵人過去打擊到他們的生活，今天更危害了他們的生存，那也是頂頂明白的！

爲什麼我們不把那一批冒着抗敵怒火的漁民們組織起來呢？

其次，講到鹽民問題。杭州灣的天險，敵艦果然無法駛近，但最近敵艦常常窺伺乍浦洋面，而在乍浦對面的餘姚沿海區，也就成了極重要的國防地帶。餘姚縣境的海岸綫，足足有七十里長，這一帶沿海產鹽區域，恰恰是國防前哨的最前綫。七萬多鹽民，是國防前哨的戰士，因爲他們不管戰爭打到怎麼樣，他們爲了生活，是不願意也不可能，捐了晒鹽板，鹽擔，而搬到其他地方去的！可是眼前鹽民的生活，依然過着幾十年以來『暗無天日』的日子，蓬長，廠頭，鹽董，爲了要穩定他們呼吸鹽民膏血的基礎，平時就不給他們教育的機會，在鹽區內連一隻小學校都難找出。他們每天爲了生活而掙扎，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睜開眼來，祇是生活的重壓，什麼民族國家的利害，也莫怪他們模糊了起來。

可是拿八月份有一架敵機在餘姚降落，敵機師被一個英勇的鹽民，徒手擒獲這個事實來看，則鹽民們抗敵情緒的堅決，也可以得到證實。如果這些鹽民們組織起來，也是阻止敵人登陸最有力量的生力軍。

這次戰爭，關係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存與滅亡，所謂全民抗戰，是要的的確確動員了所有的民衆力量，來參與抗戰，要這樣我們才可以把握到民族抗戰的最後勝利！所謂組織民衆，也決不是憑了空洞的說數所能奏效，至少要保障民衆最低限度的生活，使他們的生活隨着抗戰的展開，而逐漸改善或取得保障。要民衆的生活，與抗戰聯繫起來，還有待於我們改進後方政治上的各種弱點！

戰事報導

上海

昨日戰況

最近二日，敵似注全力進窺閘北之綫，昨日閘北綫，敵軍分路進犯，但未得逞。敵機仍四出肆虐，輪流轟炸閘北浦東及滬西暨大場等處。劉河方面敵艦集結白茆口，登岸被擊退。蘊藻浜偷渡敵軍，經我軍反攻，已陷入絕境。浦江重趨沉寂。總觀全線均有激戰，但陣地則未有變化。

敵攻白茆口

白茆口外泊有敵艦廿餘艘，前夜以大砲向岸轟擊，掩護其汽艇數十只，向岸駛來，似試探我軍實力，企圖登陸。當經我猛擊，相持終夜，將敵擊退。至昨晨三時，大部敵艦已向下游駛去，惟我軍仍嚴密監視中。

蘊藻浜主力戰

蘊藻浜南岸滬太公路以西敵軍，經我猛烈反攻後，殲敵約五千人，卒將其主力擊潰。我乘勝掃蕩，驅敵於大黃宅，八居宅，楊宅，趙家宅，一帶沿浜之處。刻其殘部在該處掘壕深伏，尚圖頑守。我軍現正積極推進，務將其全數殲滅。

敵機濫炸平民

昨晨大批敵機，出動各處。八時半許，北新涇一帶上空，發現敵機達二十二架之多，盤旋偵察後，在各處大事轟炸，擲彈達十五六枚。在羅別根路炸死居民三人，傷一人。眞北橋附近炸傷三人。北新涇鎮南炸傷一人。另有敵機十二架，於今晨七時許，在南市十六舖一帶偵察數匝，即向南飛去，並未擲彈。閘北各地亦有敵機轟炸。

華北

我空軍飛大沽天津

據日本方面報告：我國空軍十二日下午襲擊大沽，計轟炸機五架，在下午二時十五分，擲彈四枚。據大沽外人報告：我國飛機至自南北兩方，至少在河之兩岸，擲下炸彈八枚，聞有敵運輸艦二艘被擊傷。外人無受傷者，當飛機來襲時，許多日旗皆倉皇暫時扯下。

我飛機五架，十二日午後一時許由西南面飛抵天津，敵軍倉皇以高射砲向空中亂射，一時津市空氣甚形緊張。我飛機在海光寺日兵營附近投巨彈數枚後，即向東南面飛去。我飛機來津空襲，此爲第一次。

津浦隔河對峙

津浦前綫，十二日無大戰，敵軍不時以大砲向老黃河南岸射擊，企圖強渡，均被我軍擊退。現雙方隔河對峙中。津浦綫平原北戰爭沉寂。敵軍一部由德州故城西進，冀與平漢綫聯絡呼應。趙縣發現敵軍蹤跡。

平漢綫激戰中

十二日平漢綫戰事仍甚激烈，正太路井陘附近，十二日有猛烈肉搏戰，由藁城渡滹沱河進攻欒城之敵軍，刻在趙縣寧晉間與華軍血戰中。又訊，平漢綫戰事異常激烈，日軍坂西部隊一部由藁城突圍衞至欒城圖繞道側攻元氏。至敵軍另以主力一部，圖循正太鐵路進窺井陘及娘子關天險。我軍用飛機四架，於十二日晨九時四十分飛赴原平鎮附近轟炸敵軍集結陣地，敵方猝不及防，損害甚重。

華南

敵機襲虎門

十二日晨七時半，六敵機分由赤溪蓮石灣[illegible]飛，圖襲廣州，至江門，知我有備，折回。十一時半，三敵機飛[illegible]門，盤旋半小時，投[illegible]彈，我無損傷，轉飛石龍站，窺伺一時，五敵機經英德飛樂昌，二時許三敵機南返。

世界的一日

對日經濟制裁

英國國聯同志會，十二日舉行臨時會議，當通過決議案，要求政府竭盡所能，務與美國暨國聯會其他各會員國通力合作，採取各項適當措置，藉以制止日本對華侵略行動，而最主之措置，厥爲在經濟上以壓力加諸日本，具體言之，即由各國禁止日本貨物入口，并禁止本國商人以軍用品連煤油在內運往日本也。澳大利亞西部弗萊門托船塢工人，當一日本捕鯨商船抵岸時，拒絕爲之卸貨，此爲澳大利亞抵制日本之第一聲。

九國會議本月召集

九國公約會議假比京不魯塞爾舉行，業由駐比英美大使正式徵[illegible]比政府同意，會議日期，現假定爲本月，我出席代表仍爲出席國聯會議代表顧郭錢三大使，而以顧任首席代表。據熟譜外交情況某君談，國聯大會對暴日侵略行爲，已爲明確認定，九國公約會議之召集，應純爲決定以何種方式制裁侵略國，及採用何種有效方法，迅速制止其侵略行爲之繼續進行，屆時我方將不再提更詳報告，而將自國聯大會休會後，迄九國公約會議開會時，日方繼續侵略我國暴行，加以補充說明，德蘇確將被邀參加，日亦將正式被邀出席。

蘇使館祕書遭敵射擊

關於蘇聯大使館祕書沙霍夫沙氏，十二日乘汽車赴滬，爲日機機關槍掃射事，業由該館電莫斯科報告，該館負責人，現未發表意見。

敵行刺美少將

近來在美招集退伍軍人準備至中國參預抗日戰爭之美國少壯軍人哈恩少將，十二日通知警察局，謂有日人一名，以利刀刺其腹部，然後乘汽車逃逸無蹤。

英討論西局勢

英外相艾登十三晨與首相張伯倫舉行長時間談話，嗣又接見法國大使考賓，考賓大使當向外相提出備忘錄一件，據關係將法國政府所抱眞正意向，加以說明。外交界人士以爲，倫敦調整委員會，大抵當於本星期杪舉行會議，討論各國志願兵自西國撤退問題，藉以滿足意國要求。外傳英國政府行將取消以軍用品運往西國一項禁令之說，則言之尚嫌過早，蓋以英國政府目下所努力者，其主要目的，仍在恢復不干涉制度也。

上海的敵人報紙

（本報特訊）日本在滬，本有日文報三種，即「上海日報」「上海每日」及「上海日日」是，滬戰發生，因國人職工不甘事敵，紛紛脫離，故於八月中旬後即陸續縮小篇幅，改出小張，我軍攻入虹口時期，幾乎不能按日出版，嗣後「上海日報」主持者以某種嫌疑，爲日本軍部逮捕，該報即陷于不能出版之境，後經三社協商，改爲合併出版，定名「戰事合同新聞」，仍按日出一小張，亦不多見，其內容除軍部發表外，即同盟社電，其狼狽可想，該合同新聞署名編輯人爲波多博，（前「日日新聞」編輯）發行人爲深町作次（前「每日新聞」發行）又軍部方面爲專對國人放造謠言，近又發刊華文報紙一種，定名「新申報」，其報頭木刻，即剪取「新聞報」之「新」字，與「申報」之「申」字，「大公報」之「報」三字，拚合而成，無聊可想！內容除荒謬不經之軍事謠言外，並附副刊半張，專載誨淫文字，如某某人之性生活，某某影星之浪漫史，「花叢豔聞」，「摩院風光」之類，企圖以此等文字吸引中國讀者，其心可誅，其技實亦幼稚可笑也。

勝不可驕，敗不可餒，犧牲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

悼古久列先生

憶古久列

田漢

一

反戰大會豫備在上海開會時我是在藝華公司。那次據說法文豪巴爾比塞要來的。我們曾動員許多人到碼頭上去攝新聞片。結果巴爾比塞沒有來，來的是英國前陸長馬萊爵士和法國人道報主筆古久列。他們在上海的月餘生活中和我們發生了許多交涉。我們常常在一道赴宴，或是觀劇。他們倆雖然沒有使我們失望。不，以馬萊爵士的倜儻，周到，加古久列氏的勇往熱情，我們眞覺得是好一對。他們同樣地是那樣對於東方被壓迫民族有深厚的同情和理解，同樣對於一切壓迫勞力憎惡着抗爭着。同樣在他們的演說中，談話中，乃至文字中給了我們許多指示和鼓援。他們那次來華可以說盡了他們最善的任務。

二

在他們兩人中，古久列氏當然更接近我們。那因爲他是那樣一位熱烈奔放的社會主義的作家。他曾利用在上海那麼短促的時日在各處工場農村做過詳盡親切的觀察。記得在華安八樓文化界的歡迎席上，他有過一次很痛切的演說。翻譯者是李又燃君。後來宴畢歸家我和李君同車。李君笑着對我們說：

——剛纔古久列的演說，你當我聽見了嗎？他每天一清早就要我陪他去看各地的工場，貧民窟，天下雨他滑在田裏也不管，我實在給他拖得疲倦不堪，坐下來就打盹，剛纔他的話我壓根兒就沒有聽清楚。

他這話把我們聽呆了。我問

——那麼你怎麼給他翻譯的呢？

——他是一個狂熱的社會主義者，我知道他老說的是這一套。

我們不覺笑了。這話雖說明李又燃君是一位不大不小的渾人，同時也證明古久列氏是怎樣忠實於他們的任務，他爲着更多的了解中國工農生活，他是那樣的席不暇煖。

三

在山海工學團週年紀念那天，我們應陶行知先生之約，邀了馬萊，古久列兩位去視察過一次現在成爲主戰場的大場。山海工學團的小先生們對他們致了很熱烈的歡迎。特別是一位叫張健的小朋友，他的話是說的那樣明慧而正確，這顯然使這兩位反戰代表吃驚，他們再三和小先生們握手，並且寫了一段獎勵的話送給他們，要他們常常通信。那天我們本豫備順便拍點兒影戲的，因此同去了好幾位女明星，黃白英杜璐璐諸女士跟隨着我們在那時還頗爲平和的鄉村中走了五六里路。不知什麼因緣，古久列氏對於杜璐璐女士感覺絕大的興趣，後來問康小姐和程步高兄（他是替璐璐做翻譯的）纔知道璐璐很詳細地告訴了她的身世和參加革命鬥爭的過程。這使我們這位南歐的革命詩人受了很大的感動，在路上替她拍了好幾張照片，臨了還通過步高兄的傳譯給她許多勉勵，說他對於她的故事極爲興奮，他祝福着她的奮鬥的前途，他預備寫一首東方旅途的詩，她將是這詩中一個腳色。——這段小小的羅曼斯我半幽默地告訴過古久列的太太，那是福建事變後，她漫遊南北各地復來滬，說要見我們還替我帶了予倩的一封信來的。後來古久列氏的詩不知究竟寫成沒有？幾年不來滬，也不知小璐璐現在那兒？更不知她對於革命還有興趣否？從電話裏聽得古久列氏的噩耗，使人對於這位熱情的革命詩人起了無窮的回憶。我們失了一位忠實多情的朋友了。中國失了一位主持正義的朋友了。雖說，他的精神是永久和我們一道的。

正中古久列氏，向右爲周揚，胡風，程步高，田漢，錢杏邨，背影從左向右故鄭正秋先生，王人美，周劍雲。

哀悼之辭

夏衍

「保爾，伐揚，古久列死了！」

我不敢相信，我不能相信，我不願相信，但是千萬個鉛字，無容赦地印在千萬張紙上，報告給全世界千萬個苦難的大衆，說：我們的朋友保爾，伐揚，古久列死了！

馬克思列寧主義失去了一個忠實的信徒，法國共產黨失去了一個堅貞的黨員，全世界勤勞者文化人失去了一個勇敢的戰士，中國民族失去了一個眞摯的友人，冷寂的秋風在吹，民族解放的巨砲在響，而我們不渝的友人保爾，伐揚，古久列在他長時期戰鬥着的崗位上死了！

在他熱愛着的中國，他祇逗留了一個很暫的時期，他殷切地期待着的中國的大衆，他也祇接觸了很少的一部，但是這並不妨礙他成爲一個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最眞摯的朋友，到他呼吸終止之前的一瞬，他還遙遙地在對我們的聖戰發出衷心的激勵和歡呼，他還在熱列地號召全世界的勤勞者，用「一致的行動」，來支撐我們的抗戰！

他像一團熾烈的火，我雖則祇和他接觸過一個很短的時期，但是他却在我記憶上留下了一個永也不能消除的烙印！

在羣衆前面演說的時候激昂到像一座迸裂的火山，可是和朋友們談論到運動，人生，和藝術的時候，却天眞到像一個軀體巨大的孩子，我們曾在一所戲院子的雜亂的後台談論到深更，通過不完全的繙譯，你還像貪饞的孩子遇見了心愛的菓餌，不讓漏掉一個字，不讓漏掉一句話，對於我們這古老民族的運命，悲慘，殉教者的壯烈，犧牲，你憤怒，你嘆息，你也歡呼，一個年青的姑娘和你講述農民運動的時候，在你眼裏滿着不能抑止的熱淚，你仔細地記錄起來，說：

——這是一部偉大的史詩，可惜工作不讓我常住在中國！

我永也不能忘記，在反戰大會開會的前夕，我陪馬萊先生到那祕密地租定了的場所，當我們悄悄地走上樓梯的時候，在那幽暗的臘燭光下面，你蹲在一羣襤褸的工人男女中間，你熱心地在問，你熱心地在聽，你熱心地在講，在馬萊先生爲着表示這冒險的潛行獲得了成功而向你發出歡呼之前，你完全不感知到他已經出現在你的前面，我想起那被圍在受難者羣中間的傳道者的姿態！

你，以中國苦難當作自己的運命，你，以中國大衆解放的責任當作自己的苦難，可是，當中國遭遇到更大的苦難，遭遇到更大的試鍊的時候，你竟在長時期鬥爭着的崗位上死了！

你應該沒有遺憾：因爲你已經盡了你戰鬥的責任，同時，你也可以安慰，因爲中國已經團結一致，走上了光榮的民族革命的征程！

我們「呼號着的民族精神，統一精神，已經像一新的長城，突然地在迷妄的侵略者前面出現」！

同志！你含笑，你安息吧！一九三七，十，十二，深夜

黃鶴樓頭的救亡劇

——救亡演劇第一隊通訊

在黃鶴樓頭舉行救亡話劇的招貼，掛出在武昌街頭，來往在通告下的人都不免停一停步子，好奇地望望樓頭的廣場，步子再移動，却已走向這邊來。嘈雜的茶社裏也輾轉傳報着這個消息，談論得非常起勁人們團成一圈，警察也出動了——他們站在人圈子裏据說是維持秩序。

表演的，是上海救亡演劇第一隊。兩三個演員用姿態動作和言語去抓住了觀衆——喧嚷的人羣沉寂下去，無數的眼光同時齊射到場子中心，緊繃着臉，掀動着嘴角，悲喜的情緒完全反映在他們臉上了。

就在這時候，忽地遠遠傳來一聲汽笛：嗚——嗚——仔細聽，不錯，是一聲聲長而嘹亮的嗚——嗚，嗚。這是警報——半個月以來這還是第一次。

警察執行着他們的任務，人圈子崩潰下去，演員退後，那裏又只留下了一片寂寞。我低頭望望脚下的廣場，再抬頭望望散去的人影——從他們沉重的足音裏使我悟到了我們的今天所獲得的效果，那效果，遠不是安安靜靜看完一幕戲所能比擬的。

下一天，他們到了漢陽。長江水漲，漢陽遍地是水，但水可阻止不了觀衆們——觀衆們老早就在府樂門前期待着了。

場子裏正傳出老人的歎息，少女的嗚咽和年青人的怒吼：

「……你們以爲漢陽這兒是安全地方嗎？朋友，別做夢了，昨天，就是昨天敵人的飛機不是又想來轟炸武漢麼？……」

雨仍然下着，人可屹然不動，而且更團集得緊緊，形成了一團堅實的牆壁。靜靜地，一直靜靜地看下去聽下去，別說他們沒受到感動，但看他們的臉上，幾乎是每雙眼角上都凝聚着淚水了呢。

第六個「九一八」又到了，正當全面抗戰的開始，又當在這形成前方中心的武漢，熱烈的紀念會到處舉行。

我們早上應湖北省黨部的邀請，到武昌去，在黨部外面的草地上，公開召集民衆參觀。

演完了，我們匆匆自武昌回到漢口，又立時趕到中山公園。那邊整整一個下午的節目，完全由我們担任。此外還有東園戲院，歌詠一項也交給了我們。晚上在世界戲院又上演「放下你的鞭子」——就在今天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這一天，武漢文化工作者同時總動員，各娛樂場所，一律排演救亡戲劇，並且將所得的收入全數捐助前方。夜裏又舉行歌詠游行，長長的行列走遍了漢口市。

在・上・海・的・台・灣・人

自從中華台灣革命大同盟的宣言發表之後，便有許多朋友走來問我：『上海的台灣僑民，是不是多數加入了這個革命大同盟？』我回答他們說：『不僅還有許多台灣僑民，因爲特殊關係，不敢毅然加入這個組織，而且還有少數浪人，正在受着日本強盜的利用！』

在過去沿海一帶的走私，以及在華南一帶尤其是廈門等處開賭場，妓院，烟館，販賣軍火……等的不法行爲，全是台灣無恥浪人的專門任務，而且是這些無恥浪人發財的絕好機會。因爲這些無恥浪人有利可圖，對於日本強盜們在我們家鄉——台灣任意搾取，使他們都變成了沒有正當職業的流氓，他們並完全不會知道的，並且受了日本強盜的奴化教育，反而認賊作父了。

在不久以前，日本強盜爲要使他們的間諜網迅速地普遍於全中國，以利他們的大舉侵略起見，特地由台灣調來了一個日人西村到上海來担任特務工作的領袖。西村過去在台灣的任務是所謂刑事，能說福建系的台灣語。當他去年來到上海之後，便組織了一個台灣公會於虹口老靶子路，強迫上海的台灣僑民入會，會費每人每月至少得納五元。因此上海的台灣僑民雖是明知這會的組織是有其他作用，大多數是不願意參加的。可是，因爲日本領事館的強迫，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了。在上海的台灣僑民裏面，浪人雖然比較少數，但甘心作日本強盜的走狗的人，也不是沒有。由日本領事館指定爲上海台灣公會正副會長以及爲台灣公會出力的商人，都是認賊作父的親日份子。

在這全面抗戰的現在，無疑的日本在華的商業是完全停頓了，聰明的台灣同胞，如果不趕快轉變原來的企圖，今後決不容你們再做不法的行爲了，走私，販賣軍火……這些有利可圖的勾當，做夢也不要想幹！今後也決沒有這樣絕好的發財機會了，覺悟吧！帝國主義利用殖民地人民當走狗，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給走狗的。（林泉）

救亡播音（一）

文救會救亡播音今日下午六時半至七時由姜君辰先生在交通部國際電台演講「國際的新形勢與中國抗戰的前途」

救亡播音（二）

文救會救亡播音，今日下午七時至八時，在中西電台，由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話劇部第十三隊播送「民族的孝子」歌唱有（一）「安全土」周璇女士獨唱（二）「長城謠」路明女士獨唱（三）「吹喇叭」牟菱小姐唱（四）「募寒衣」周璇女士獨唱（五）「我愛中國貨」牟菱小姐唱（六）小提琴獨奏『童年憧憬』章正凡先生演奏。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救護慰勞委員會第二次募集慰勞品及代金清單（十七）

（人生問題指導社）胡文秀棉被一條，張先生代金一角，天香齋代金小洋四角，銅元五枚，朱先生麻袋一只，大德祥麻袋五只，章大金代金五角，永和祥代金五角，許萬興軍用草鞋拾雙，楊先生代金一角，南永記代金一角，蔣太太代金五分，老大房袖閣筍一打，張小發麻袋兩只，隆興號代金一角，永根代金兩角，金根代金五分，沈子秀棉絮一件，法本號麻袋拾五只，王新春代金一元，泰豐醬菜四聽，和森代金一元，天福號代金五角，王春生麻袋一件，趙世昌代金五分，邵金寶代金五角，陳文寶代金五角，大豐泰代金五角，立興號代金一角，祝永江海春代金一角，[illegible]代金三角，同興泰藥棉花[illegible]件，恆大元號罐頭兩件，長生號代金五分，沈文鈞草鞋兩件，老天野[illegible]齋餅子六件，萬源昌代金二角，慶餘堂代金四角，張長福麻袋一件，徐[illegible]成先生代金二角，謝先生代金一角五分，夏先生代金五分，德成號代金一角，陳先生代金一角五分，馬先生罐頭三聽，異珍齋麻袋兩只，李[illegible]電池廠[illegible]卅打，梁太太代金一元，史先生代金[illegible]角，[illegible]興號麻袋念只，王昌號罐頭兩件，生大號代金二角，倪先生代金二角，新年祥代金二[illegible]四角，李先生代金二角，馬先生代金一角，李先生罐頭筍兩[illegible]，商先生代金一元，張先生檸檬糖二打，劉先生代金五角，潘先生代金四角[illegible]分，榮康代金二角，沈元生代金二角，劉先生代金一角，柳先生代金二角，（振福里住戶互助會經募）沈旭洲二角，蔡紀良二角，李眞青二角，[illegible]章先生三角二分，和樂坊五十八號五分，汪季英一角，和樂坊五十二號三角二分，五十三號五分，陳志正二角二分，

救運特寫

戰區小學教職員聯合會

在八一三抗戰前，上海滬東區有「上海市東區教育促進會」的組織，他的宗旨是在于聯絡東區。各小學校的教職員，共謀新教育理論上的研討，有會員一百多人。八一三抗戰爆發後，東區適爲戰場，各小學校的教職員紛紛避難公共租界中區及法租界等地。自虹橋飛機場事件發生後，該會即召開理事會，討論戰爭爆發後的集合地，所以在抗戰爆發後的十多天，該會立即召開全體會員大會于浦東大厦。在大家的討論下，覺得爲要配合當前抗戰的情勢，有把「上海市東區教育促進會」改組的必要，于是決定改組爲「上海市戰區小學教職員聯合會」，當公推翁國勳等五人爲籌備委員，登報徵求戰區被難的教職員登記，最近已有一百多人登記。當開第一次全體會員大會，通過章程，推定理事十五人。從此，該會的救亡工作就展開了。

該會的組織在理事會下設總務，互助，服務，研究五股。總務股處理該會文書，會計，庶務，交際，等事宜；教育股則擬定各種戰時教育大綱，及實施戰時教育工作，如難民教育，民衆教育，兒童教育等事宜；互助股辦理該會同仁之互濟事宜，如向各機關團體接洽，請求分派工作，舉辦各種臨時事業等事宜；服務股推動該會會員一切有利于抗戰之工作，如慰勞，徵募，救濟，偵查等事宜；研究股舉辦該會會員本身的戰時知識訓練，以及各種戰時教育理論與方法之研究事宜，以上各股工作，都在努力的進展中。（谷）

我們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貢獻給國家！

地方通信

廣州的空襲

馮餘聲

平常認爲威脅的空襲，現在我們簡直當作家常便飯了。講到吃飯，我們每天只消吃兩頓，但廣州的空襲一天至少有三四次，日本的飛機一天二十四小時之中在我們的天空至少有八小時的工作。在他們可謂得一勤字，然而我們實際上仍然不覺得什麼。

我未回粵以前，許多朋友都說廣東危險，勸我不要回來，實在我在報上也連續看到關於空襲的記載，然而我終於不顧一切毅然挈家南還，去領會空襲的滋味。現在可算是如願以償了。

在我未回粵之前，廣州也經驗過好幾次的空襲，然而敵機究竟未會闖入廣州的天空，市民只是在想像中描寫看敵機的活動，實際還不會看見敵機；可是最近卻不然了。我到岸後的第一夜，彷彿是歡迎我們似的，敵機於黃昏後即向廣州飛動。我在旅店里正和一位朋友談論警報的符號，我的朋友不憚煩地給我詳細說明警報的符號，我那時還糊里糊塗地只是聽，實際上一點也記不得。可是話猶未完，便來了一個實地試驗。起先是幾聲不快不慢的柔和的鐘聲，遠遠地更聽到一些電笛。電燈跟着霎霎幾霎，便暗了下來。我們於是便在昏亂的黑暗中繼續聽到很快的鐘響，把空氣弄得異常的緊張。在上海過慣常態生活的我們，至此感受了莫大的威脅。房門外即聽到樓下行人湧入旅店的喧雜亂的話語。大家都在黑暗中緊張着呼吸來等待。飛機對於我本來並不生疏，我們在上海也天天聽到，軋軋的聲音在頭上飛過，可是那時候我卻非常神祕地受着催眠了。

我現在住的是中國界，並不是外國，並不是租界，租界在表面上是安全，實際上它對你不負保護之責，縱然不遭遇到飛機的襲擊，你也會受到流彈的危險。反之，廣州雖然時有受襲擊的危險，不過它時時對你有警報，彷彿是慈母撫兒似的。這使我無形中發生愛護祖國之感了。

自那天以後，每天晚上照例是來一個燈火管制，每晚八點鐘的時候，一切的燈火都滅息了，你得在黑暗中走動，可是馬路上依然是人來人往，廣州即成了個夜的城市。人們的心便像，在一條緊張的紘線上，穿一齊的震動，一齊的感應。那幾天簡直每晚都沒有睡，因爲空襲有時一夜繼續了幾次，而每次相距的時間不過是半點鐘左右，這使你怎樣睡得着，記得有一次空襲，由晚上兩點鐘開始直至早晨五六點鐘，敵人的飛機猶在我們的屋頂上嗡嗡的盤旋，緊緊地壓住我的心。

第二天的早晨，這是空戰的最利害的一天，我們都打算搭船到香港去了，正是在我們準備好行李的時候，警報來了，接着是緊急的警報，鐘響得異常速亂，我心里想，敵機向來是黑夜來的，這回居然在青天白日之下來示威，不問而知是大規模的空襲，我於是一面安慰家人，一面在旅店裏到處奔跑，察看動靜。果然敵機來了。這一來，似乎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因爲敵機是由高空驟然降落，所以事先聽不到機翼的聲音。然而高射砲和機關槍頻頻的響動。砲聲震動極了，萬分堅固的我們的旅館的牆壁，彷彿也有點震動。的確猛烈的高射砲是可以撼動屋宇的。不久我們的屋頂也似乎有敵機飛過了，於是轟轟的高射機關槍聲也震入我們的耳鼓。這可算是最猛烈的回答。我在窗口看見敵機三架在天空左右的飛動，而白色的雲烟也在敵機的四周施放。地下的防空警察於是架着高射機關槍，乘着自動脚踏車環市巡視。

我在這幾次的空襲中感覺到我國果然是個有組織的國家，你看，警報一來，每個崗位的警察都豎起紅旗，另外坐脚踏車的警察也飄動着紅旗在市上循環的走巡，人都沿着馬路的兩傍行走，和上海租界居民的紛亂，眞不可同日而語，所有手車都停止行走，坐車的只是下車步行。至於汽車除有令旗的外，也一律不許走動。若在月明之夜，警報一來，向外一望，馬路上眞是清冷如洗，經過警報之後，又恢復車水馬龍之態，這的確不能不算是我們國民組織進步的現象。

而且一般人也沒有驚惶的表示，在空襲最利害的那幾天，市民多少還是紛擾之現象。直至最近，差不多每天都有空襲的警報，而且是白天的空襲，而且每天平均有五六次之多，可是大家都看作家常便飯，一聞警報，過路的個個都很有次序沿路邊行走，回家，或從容走入避難所，絲毫沒有慌忙之態。晚上則警報自警報，睡覺的自睡覺。我相信馬德里的人們還沒像我們那樣鎮靜呢。

石家莊站上

東平

下半夜一點鐘，我們像一羣夜行的匪賊，悄悄地離開了獲鹿城。在那長長的生滿着野槐的山坡下，憑着慘白的月色，我們在一片泥濘不堪的黃泥上面找尋我們的路徑。雨是昨天就停止了，天空深遠而宏大，瘦小的月亮像一個正向遠處投擲的小球，滑溜溜的滾動着，而且逐漸的顯見其遼遠了，雲兒褐色而潦亂，彷彿一片片剝脫下來的魚鱗，在空中飛舞着。獲鹿站上的電燈用寒冷而微弱的亮光指示我們的方向。

我們順着原路東回，目的地還在山東的德州。從獲鹿到石家莊只花了一個鐘頭，爲着等車，我們在石家莊站上逗留了整個半夜。

在正太車站下了車，我們彷彿置身在一座死城里面，用花崗石牢固地建築起來的壯麗的車站，在敵機殘暴的襲擊下已經毀去了一半，月台崩陷下去了，鐵軌痛苦地痙攣着，玻璃的碎片鋪滿在地上，在慘然的月色的照映中，像一滴滴的淚水，對我們閃爍着。我們繞着炸彈炸過的窟窿，從車站左邊的一條小巷走出去，一片燈光追射着眼簾，有無數攤販賣食物的小販擁擠在我們的面前，憑着這燈光，我們發見了，那黑暗的死城的背面，有無數難民和傷兵在躲藏着，——我的肚子很餓，很想買一點吃的東西，但我們是匆匆的在食物攤邊擠過去了，一瞬的時間也不敢耽擱，恐怕稍一遲緩就趕不上火車。

這時候，我們才知道，在正太車站和石家莊車站之間的空地上，以及石家莊車站整個的月台上，有滿山滿谷的難民在擁擠着。他們是從保定方面逃來的。這幾天保定的情況有點曖昧，聽說有×××的中國軍被日本軍所包圍，電報電話都不能通。日本飛機在保定一手製成了空前未有的刼難，有一位剛從保定來的××師的副師長告訴我們，日本飛機的炸彈有一次落中了一個很大的避難所，炸死了六十多人，以後沒有人敢進避難所去了，而每日炸死的卻比以前還要多。保定現在變成了怎樣的一個世界，我們實在難以想象。

——看啊，這是一個被炸死整千人的場面！同行的W低低地歎息着。——天快要亮了，如果還沒有車將怎樣呢？日本飛機快來轟炸了！我也不禁這樣叫着。

寒冷的夜風使我緊緊地斂束着身體，我隱隱地起着顫抖，我覺得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中華民族的威脅太大了，在這垂危的國土中，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被屠殺，被奴隸的可能，但同時我卻暗暗地私自歡喜，我覺得日本帝國主義這一次對中國殘酷的進攻，無異對全中國民族直接施行了很好的教育，——在這整千整萬的難民中，他們那一個不曾認清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的呢？那一個不痛切地痛恨民族的公敵呢？他們沒有怨言，沉毅地接受這大時代所賦與的一切災難，但我卻這樣預期着，我預期着中華民族勇猛的報復行爲，將爲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作可悲的葬禮！

天慢慢的亮了，——我們買好幾個鷄子療治了飢餓，同行的P和M因爲連日奔跑得太累了，都在行李上睡起覺來。這其間，有三列的火車已經先後把難民載走了一大半，不一會，我們的專車也到了。我們上了車，看見月台上還有少數的難民沒有載走。太陽上昇了，而晴亮的天空卻還很平靜，我祝禱還未載走的難民的平安！

救亡中的青浦

鄭山尊

當我下船出發的當兒，心里就意識到：青浦這個地方剛處在京滬路的背面，及滬杭路松江的旁側；祇要一跨過那條京滬鐵路，馬上就是嘉太寶的那片大戰場，實這個名符其實的前線的後方，一定亦已經在這根抗敵救亡的大動脈中跳動着了的。我滿懷着熱望，深深沉默的經過了我短短的旅途。

不出所料，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已給青浦人民以驚擾和憤怒了，我到的那天晚上，就來了五次飛機的警報，電燈時明時滅的，連在晚餐時亦常要弄得『休息五分鐘』，明晨就得到消息，日機在此地鄉鎮區的七寶等地，投了七八個炸彈，再大砲隆隆聲響，直震得門窗嘩喇喇的搖撼着。但是青浦原本實在是個人民生活過得極和愛而平靜的縣城，舉一個例說：這地方人家所雇用的女僕，家人都稱呼做『孃孃』。這就可想像這地方民風的敦厚，純樸，歡讓和和穆；那種農業中國的極高度的文明精神，在這里非常明顯的溢露着。在這種地方的救亡運動，當然有要受了時代激刺的光明面和激漲面，但不可否認的，必然亦有她的黑暗面和消沉面。

我們應該熱烈的將希望寄托給這裏的青年們，他們對自己所處的地位看得非常明白，——是復興中華民族的主力隊伍；一面他們亦不自欺的明知道他們還是不夠，——須要學習；但另一面他們更看得到救亡的工作，不能有一刻待緩的，——所以他們是一面切實的做教育自己的之作，一面又盡力於認眞的把救亡運動開展開來。具體的事實：在他們自身教育方面，他們是開了一班「幹部訓練班」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所介紹的丁夢華先生在那兒指導，預備深切的打進農邨去，把財產生命，一切都寄託在地土上的農民，緊密的組織起來，這或者是嘉定寶山等鄰縣逃來的一批批難民所給予此地青年的刺激和啓示，但他們能夠向他們應走的大路走去，亦實是因爲他們已經看到了中華民族解放的曙光之後的緣故。還有舉行防空展覽會，大小的飛機，房屋，炸彈，和防禦物的模型都佈得非常精巧而完備；此地壁報的特點，能注意於照片和圖畫的收集，以引起讀者的興趣，尤其像最近成立的戰角劇社的演戲，他們愼密而恰當的選定了「家鄉」（殷揚作）「炮火中」「漢奸末路」（姚曉作）幾個劇本來針對着這地方好像表面有些浮動情況的境地，這種能適應環境而工作的態度，是非自覺的青年們等決計難能實現的。

所謂消沉的一面，無非是官僚主義和封建殘餘的殘留，譬如舉個例說：我曾把這兒難民的情形，詳細的探問過，難民的生活，當然更不如上海收容所里的秩序，和設備；當我問及難民的教育問題怎樣的呢，卻說是因爲難民去做掘防空壕的工作而沒有時間來受教育了，再對於難民的遣送更妙得很，因爲此地的難民全是嘉太寶的人民，當然不可送回他們到戰區的家鄉去，但是他們亦沒有命令，沒有目的，反正祇要離開本縣，大致上總是向西送，一站一站，一縣一縣，我不管你，你不管他的閉着眼睛送下去，再說有人貢獻意見和計劃出來，所有的回答卻是，「祇要上面交卸得落就算了」，我想祇須對國家稍有一點誠正愛護之心的，決不會做出那樣的事和說出那樣的話來吧！

青浦是那樣的小巧，富庶而可愛，她雖然還存留着凌亂，無組織的現象，但是新的一代已經下了民族解放堅固的礎石，我們應該存托熱烈的希望給他們。

青浦的街道，是鋪着石子和石板，是不平穩的，走起路來時常要注覷到脚底去，當我注視到地下的土地時，就不由的情感衝動的，珍惜着我脚下所站着，所走着一寸寸的國土！豈僅珍惜，簡直是要守護着；啊！這後方第一綫的國土呀！

十月份宣傳大綱

——以民衆組織爲宣傳中心——（二）

目前，我們對於這兩種民衆組織，更應該重視的，卻是職業的組織，健全職業組織，也就是健全綜合組織的每一個單位。綜合組織主要的作用，在減少每一單位間的相互磨擦，而使之集中火力於一個目標上：抗戰第一。

四 民衆組織應當民主化

但民衆組織，有個最高的原則，行動統一化，組織民主化。在這我們首先應注意民主化的解釋。中山先生所講的民權政治也可以參酌適用。換句話說，民衆組織在其組織過程中，必須自下而上。一等到組織已經完成，在其工作的執行上，卻又必須自上而下實行民主集權。這樣，才能負起戰時的特殊任務。同時，我們又不可忘卻，每一個組織的成員，必須有批判並檢舉工作的錯誤的責任。嚴厲的自我批評，才是工作最有力的發動機。

其次，我們還須告訴民衆，如何爭取民衆組織的民主化。

（甲）要盡量的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不專附從別人的意見，造成個人的獨斷主義，影響了工作的合理發展。

（乙）要不放棄自己的責任。是一個工會會員，就得盡一份會員的責任，不要把這責任，放在非工人的身上。同樣，農民協會的會員，商人協會的會員，也是如此。我們的抗戰是持久的。更須站在自己崗位上來幫助抗戰。

（丙）要養成集團意識與生活。一般民衆，差不多還怔於『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的生活習慣。爭取組織的民主化，首先要打破這種生活習慣。從自己一集團的緊密結合，才能達到國家大集團的緊密結合。民主並不是個人的自由主義。民主的集團利益的平等獲得。抗戰的最後勝利，也是民主化的最好保證。

再次，我們要爲民衆解釋一般人對於民主的曲解。

（甲）以爲民主就是反對領袖。這是錯誤的。所謂領袖我們必須擁護，所謂領袖是能綜合民衆意志執行民衆意志的最有天才與能力的人。領袖不同於『獨夫』，以自己帶有私慾的意志支配一切人的。領袖是以民衆的意志爲自己的意志，以民衆的利益爲自己的利益的，爲全民族的生存而堅決抗戰的領袖，正是我們應該堅決擁護的。所謂民主集權，它的要點就在這裏。（未完）

本報十日合訂本

第一輯 第二輯 第三輯 均已出版

本報爲便利讀者保存及參考起見，特將逐日本報，每十日一輯，編印合訂本，外加精美封面，現已出版三輯，每輯售價二角，有本館及各書報攤均出售。

徵求電影劇本

劇旨：（一）鼓勵全國壯丁應徵入伍。（二）喚起全國民衆，各盡其力，以協助政府全面抗戰。（三）鞏固後方治安，肅清漢奸，（四）灌輸民衆防毒防空等軍事智識。（五）表揚我陸空軍英勇抗戰精神。（故事要短而有力，每部最多限拍五六本。對白要有煽動性，或插入救亡歌曲）

酬律：（一）故事：從二十元到二百元（二）台本：（即有對白之分幕劇本）從一百元到五百元。收件處：南京明瓦廊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電影股收。

我們要抱定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

文藝

目前戲劇運動上幾個待決的問題

沈西苓

很明顯的，目前的戲劇運動和抗戰的緊張局面，有着相當的距離。戲劇運動是相當的落後着。雖則我們爲了要鼓動全面抗戰的全民衆的抗敵情緒，派遣了八九隊到各個內地去，雖則因爲適應上海的需要，而自動的產生出不少的新的劇團來，在表面上是沒有寂寞的感覺，但在出發後各隊伍的沒有聯絡，在滬的新生劇團的沒有導演排戲等事實，都是表明了組織的不健全；以及沒有統盤的計算過。

現在僅把我個人的意見寫在下面；希望從事戲劇工作的同伴們大家來注意一下，集羣力來克復它。

一 需要一個健全的通信網

到現在爲止，我們只看到另散通信，至多報告了一點個人近況，以及團體的行止外，便沒有其他的作用了。

至於各劇團在外遇到了如何的阻礙，如何地在克復着，他們在各地所得的經驗，以及交換劇本等等情報和交通工作是都沒有做到的。

這些，只要我們能夠有一個健全的通信網以及這樣一個組織，——這個組織儘可以附在上海戲劇家協會裏——我們便很可以切實地做到，並且由這些情報與劇本的交換，一定會使各劇團，得到更順利的發展，和不致重複地犯到過失。

二 得統計一下能上演的劇本的性質，以及它最適應的對象（觀衆）。

現在各劇團，很像是走闊市的賣狗皮膏藥的朋友，他們排了幾個戲，總不顧到對象是何等人，便把它排出去上演。因之往往會得到意外的失敗，據友人的報告，在傷兵醫院演放下你的鞭子，反而引起了傷兵的噓聲。同時，前天我親自看到把一個專想給慰勞傷兵用的戲，因爲演給難民看了，因之得不到多大的效果。這樣徒勞的工作，我們是不值得做的。正如賣狗皮膏藥的朋友，不管什麼病，都用他的膏藥來貼，結果或許會發生相反的効果來。所以我們應該做一下整理工作，把現有的劇本分一分它的性質，同時調查一下每個劇團所排的戲，列一張表格，那嗎將來什麼地方要演戲，應該演那一個戲，如在上海的話，這個戲是那一個劇團排過，可派那一個團體去參加等等便可一目了然。很有組織地並且很有効驗地達到了我們的目的了。

三 應該立刻發動集體創作的習作會

在這幾天只聽得每個劇團都在鬧缺少劇本排戲。文化工作人往內地跑，劇作人大多離開了上海，這是事實，但我們就不能因爲這樣而牽連到各團體的停止，我相信各劇團中是不乏編劇人才的，我們所缺少的只是經驗，（實際上中國富有經驗的戲劇家本不多）趁現在田漢先生在滬的時候，儘可以發動一個集體創作的習作會，或者是訓練班。我相信田漢兄一定能夠把這些新的劇作家引導出來的。

四 要有一個導演研究會

各個劇團都在拉人排戲，各個劇團都像沒有導演便不能排戲似的。這現像尤其是在最近的幾星期中更顯露了出來。我想，這樣多的劇團要幾個人來包辦是不妥當而且是不應該的。我們希望能夠在每個劇團中徵求出一個兩個朋友來担任這個工作，並且再由這些願担當這工作的人集合起來，成立一個研究會。那麼我想在一個月後，每個劇團便會有獨立的精神和自己能發揮自己的力量了。

以上這幾點，也有在會場中提出過的，不過到現在還沒有發動過，我誠懇地希望能早些把它實現。使我們的戲劇運動，能夠更有組織地發揮它抗敵救亡的意義來。

平型關（大鼓）

趙景深

日軍板垣稱將材，帶領萬人殺進來。取道渾源向前走，來到蔚縣把陣擺開。我軍八路指揮名朱德，副將名叫彭德懷。他二人本是紅軍勇猛將，自從國共合作，就把軍隊改編排。從三原開拔到晉地，每日疾行百八十里趕軍差。一路行程來得快，朱德將軍把計裁：一營兵假作正面去攻打，另遣大軍左右隘口埋。板垣軍隊聽說我軍到，只嚇得心驚肉跳叫：「乖乖！久聞紅軍遊擊戰術聲名大，咱們一定要惹飛災！」且不言日軍心驚恐，再表一表紅軍衆英才。一營軍隊逢到遭遇戰，詐敗佯輸引敵進懸崖。敵軍一見我軍敗，大隊湧進塞滿腮。看看引到伏兵地，兩旁伏兵，一聲吶喊，左右夾擊，晝夜圍剿，敵軍大敗，死傷三千，俘虜二千又五百。山谷之中，敵軍坦克車隊全無用；兩軍相接，飛機炸彈也不敢下塵埃。我軍大刀隊伍眞英武，敵軍怯弱似嬰孩。只殺得敵軍個個橫地倒，只殺得人人中彈向後栽；只殺得滾滾人頭齊落地，只殺得滿坑滿谷死屍骸。這就是平型大勝一小段，鼙鼓聲中說與列公台。

憶蘆溝橋之光

我去過蘆溝橋兩次。

一次是「一二九」之後，平津學生組織擴大宣傳團，我們第三團清晨自北平出發，傍晚便到了蘆溝橋，並駐宿那裏。那是酷寒的冬天，一百五十幾個凍紅臉的男女青年佈滿了整個蘆溝橋。我們第一樁工作自然是宣傳，於是唱歌，演講，把靜寂的小小的蘆溝橋弄得人聲鼎沸。但方圓不過二里的城牆卻嚴肅的站着。

蘆溝橋有個簡易師範，我們便住在那裏。晚上，同師範的學生開了個大會。我們自然有說不盡的新聞報告給他們，也告訴他們「一二九」「一二一六」所受到無情的大刀皮鞭。一個東北同學詳述淪亡的經過，感動得大家都哭起來了。師範學生把宿舍讓出來給我們女同學住。他們是那樣的熱情。

另一次也是在一個很冷的天氣里。我們參加廿九軍固安大演習，去是步行的，回來由當局備了十幾輛載重汽車送回來。我們的車走了不遠便壞了，大家下來步行。約夜裏十二點鐘的樣子，走到蘆溝橋。慘淡的燈光下，蘆溝橋是特別寂靜，長橋兩旁列着二百多個石雕獅子頭的欄干柱，據說每個獅子都有不同的姿勢。橋每頭有一座大石碑，孤單的站在月光裏。守橋的是廿九軍兵士，這時所有的旅店都早已關門了，城牆上的守軍歡迎我們進城，並把弟兄們的被蓋借給我們。我們感激之餘，是講了三個鐘頭的國家大事，給那些注意傾聽的弟兄們聽。——這些弟兄恐怕現在都已殉難了吧？

蘆溝橋戰事爆發了，那時我在西苑，清晰的砲聲送到耳中。我首先想到守橋的弟兄們，其次是簡易師範的同學，其次是石獅子等等。二日下午，我們見到馮治安師長，他告訴我們接到敵人便衣隊暴動的情報，廿九軍已在城內外遍佈了防禦工事。八日晨我們從藍靛廠走向西苑的小路上，遇見一隊廿九軍匆匆忙忙的跑過去。到西苑後，何旅長才告訴我們，蘆溝橋事件發生了，他們已派人去增援，那時蘆溝橋的守兵確實薄弱得很。接連幾日砲聲不停，我們再看不見何旅長，他到蘆溝橋指揮作戰去了。他是廿九軍中最主張抗戰的一個，也是在這次戰爭中最勇敢的一個。他那堅毅如鋼一樣的面孔，始終存在我腦中。於是我們決定要到前線去看一看，一面是勞軍，一面想再看一下蘆溝橋和守橋的弟兄們，也許還能見到簡易師範的朋友。但我們始終未能如願，因爲幾日後砲火便愈來愈猛烈了。我們也愈來愈興奮，不斷的接到廊坊克復，豐台克復，通縣反正等捷報，一直到廿九日晨。北平失陷證實爲止。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打斷這個想念，但我們確信，將來總會再到蘆溝橋上，再去看看我們的弟兄們的！

到內地去 許崢嶸作

周公館的灶披間里（小說）（下）

白兮

愛寶也奔上樓去，她下來的時候，嘴里有氣無力地說：

「我只有一塊，上個禮拜，我媽媽來拿去四元，說是打仗，鄉下爸爸要錢用。」

「一塊也好的，我也五塊！」阿二說着，也拿出五塊來丟在桌子上。

這時候，後門陡地被打開了，汽車夫銀生大踏步地跨了進來，一看見桌子上花花綠綠的鈔票，叫道：

「怎末？怎末？誰請客麼？」

阿金啐了他一下，扭一扭頭說：

「呸！這是什麼時候？請客？我們是把這些錢買救國公債的！銀生！你起碼要買十塊！」

「啊！救國公債麼？我也買！我也買！不過十塊吃不消，現在還當口不比從前啦，外快少，我又有家，我也買五塊吧！」

「好的！好的！」

銀生從皮夾子里拿出五張一元的鈔票，向桌上一丟，像他從前打撲克押錢一樣地拋出去。

阿二拿起鈔票，一數，是十六塊，他正要說什麼話的時候，忽然他身後邊伸出一隻又枯又乾的手來，一種沉着的聲音說：

「我也買兩塊。」

大家的眼光注視到伸出那隻手，說出那句話的地方去，啊，那不是頂討厭的李老媽子麼？阿金快活的高叫起來：

「李老媽子也買救國公債呀！」

可是李老媽子的沉着的聲音又說道：

「我爲什麼不買呢？我的家在松江，東洋飛機也去擲過炸彈的。假使我們中國兵打敗了，東洋兵一到那邊，我的兒子媳婦不是都要完了麼！唉，到那時，我還不能回到我的家里去了哩！」

李老媽子說到這里，她的深陷的眼珠子有點潮濕起來了，她是想到她死後，她的棺材不是不能運回到松江去了麼？

阿二把李老媽子的兩張皺摺的一元鈔票接了過來，像叫他的母親一樣地溫柔地叫她：

「李老媽子！……」

大家都用着兒子望母親的眼光望着李老媽子。阿二把鈔票再數的當兒，愛寶問銀生道：

「銀生，少爺少奶奶哪去了？」

「還不是大光明看電影麼？」

阿二停止了數鈔票，嘆口氣說：

「有錢人總是浪用，……」

阿金插口說：

「少爺聽說也要買救國公債。」

「那是少爺公司從薪俸當中大家同意扣下來的。」銀生說。

阿二搖搖頭，又歎口氣：

「像少爺老爺買個萬把救國公債算得什麼呢？」

大家默然，阿二又數了起來：

「十八塊！」

「誰去買呢？」

李老媽子又綣縮到灶角落去了，阿金問：

阿二把鈔票傳給了銀生：

「銀生去買，他比我們都熟悉。」

銀生接過鈔票，愛寶已經替銀生盛過飯來。周公館的灶披間里，這時才又回覆到往日一樣的情景了。

（完）